



prosas clásicas de América Latina

拉美散文经典

谢大光 主编

学林出版社

prosas clásicas de América Latina

拉美散文经典

谢大光 主编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美散文经典 / 谢大光主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 7

(外国散文经典丛书系列)

ISBN 978-7-5486-0190-6

I. ①拉… II. ①谢… III. ①散文集—拉丁美洲
IV. ①I7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4579 号



拉美散文经典

主 编—— 谢大光

责任编辑—— 许钧伟

封面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3 万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6-0190-6/I · 40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 prologo |

拉丁美洲是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拉丁美洲文学就是由对本土历史的书写与辨正开始的。1492年,正是这个被称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年份,成为美洲历史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土著民族创造了以玛雅、印加、阿兹特克为代表的灿烂文化,虽然没有留下多少文字的历史,却以建筑、雕刻、冶炼、医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以及丰富的传说、特异的习俗独立于世。随着西班牙征服者毁灭性的杀戮和掠夺,土著文化被迫中断了自然发展,甚至失去了命名的权利。印第安是征服者加给土著人的称呼,哥伦布至死都还认为他所到达的是印度。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出现了不同的记述:征服者撰写的历史伴随着谎言和欺瞒,似乎这里的一切,由于他们的到来才有了开始;有良知的亲历者也在拿起笔,将耳闻目睹印第安部族的生活状况和殖民者带来的不幸书写下来,以正视听。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约(1496—1584)是西班牙远征军的普通一兵,当他带着一身创伤回到西班牙,读到的满是对殖民者歌功颂德的谎言,和他的经历相去甚远。他花费15年心血,写出《征服新西班牙的真实历史》,“描述他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情,他的叙述不咬文嚼字,因而风格特别清新。描写细致、生动而具体;一切事物无不栩栩如生。”(托雷斯·里约塞科:《拉丁美洲文学简史》)拉斯·卡萨斯(1474—1566),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教士,1502年来到新西班牙,目睹殖民者的暴行,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他写下的《西印度破坏简述》,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揭露了“由于西班牙人的残暴和人所不齿的作为,比西班牙的疆土还大的十几个王国如今荒如大漠”。卡萨斯的文字感情浓烈、爱憎分明,“他写作跟讲话一样,辞

令有力,灵活多变,飞溅着墨水的火花,像骑手催迫飞驰的马,蹄下尘土飞扬,石路迸发着火花。”(何塞·马蒂:《可敬的卡萨斯神甫》)以良知对历史发声,以斗争为历史作证,从开始就成为拉丁美洲散文的主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第一部美洲人写下的关于美洲的散文著作,应该是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的《印卡王室述评》。他生于原为印加帝国都城的库斯科,父亲是西班牙贵族、殖民军的统领,母亲是印加太阳族公主。他在印加贵族和西班牙征服者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懂克丘亚语(秘鲁印第安人通用语),也熟悉西班牙语和拉丁文,青年时代还曾去西班牙接受高等教育。在美洲印加文化和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的双重熏陶下,他的写作鲜明地呈现出两种文化碰撞和融合的印记。《印卡王室述评》是他晚年避居西班牙小城科尔多瓦时写的回忆录。全书在自然质朴的记述中,流淌着作者对故土的痛苦的怀恋,开创了全新的文学范式。

文化的融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殖民者对美洲的财富掠夺和精神控制日臻“完善”的过程中,造就一代又一代土生白人、混血种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反抗者;两种不同的文化在长达三百年的磨合碰撞中相互影响,形成代表新兴美洲利益和宗主国相抗衡的新文化。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丁美洲各国相继爆发独立运动,文学,特别是散文成为揭露殖民统治罪恶、宣传独立自由的武器。这一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大都是政治活动家,如,胡安·蒙塔尔沃、冈萨雷斯·普拉达、何塞·马蒂等。他们首先是立足于现实的战士、实践者,然后才是作家、学者。这个传统延续下来,20世纪,面对纷繁多变的欧洲大陆文艺思潮的浸润,拉丁美洲作家汲习与反叛兼而取之,始终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化彼为我,形成独有的文学景观。鲁文·达里奥的《蓝》(1888)和何塞·恩里克·罗多的《爱丽儿》(1900),是世纪交替时期拉美散文的第一批收获。恩里克·罗多认为,“如果没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人性目标,从而深刻地影响人心,任何文学流派都是无足轻重和昙花一现的东西。”他面对美洲青年,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站在新世纪高度,对理想、信仰、教育、休闲等诸多话题给出前瞻性的预言。他提出的“无论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都不应该只有独一无二的目的”,“恰恰在文明取得了全面和高雅文化成就的时代里,种种精神的局限性危险有着更加实在的分量和导致更加可怕的危险”,至今都有其现实意义。《爱丽儿》被视为“拉丁美洲新纪元的伦

理福音”。达里奥的诗和散文在融会欧洲各种文学流派的基础上,突出灵动不羁的个人特色和思想的自由表达,语言上追求当时西班牙散文尚未讲究过的音乐感,注意内在的韵律。《蓝》的问世“超越了潮流”,标志着“固定的格式一去不复返了”,为拉美文学在20世纪世界文坛上获得独特地位打下了基础。

20世纪上半叶的拉美文学,在学习和创造中积蓄着力量。阿尔丰索·雷耶斯的《阿纳瓦克风光》(1917)是这一时期的散文杰作。阿纳瓦克原为阿兹特克文明的中心,1521年西班牙征服者洗劫摧毁了这里。雷耶斯以多变、怀旧的笔触再现了当两个民族、两种文明彼此对峙时那种梦境般的时空奇观,记录了殖民者对印第安土著人横施的暴力,使殖民前墨西哥的一切从浩瀚丰富的历史传说中一跃而起。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誉之为拉美无韵文的绝唱。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均以诗歌创作的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散文作为各自文学生涯的见证和注解,或细腻或奔放,或柔美或豪迈,都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也是他们文学遗产的组成部分。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危地马拉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以叙事散文《危地马拉的传说》走上文学道路,一开始就将作品植根于自己的民族和印第安人传统之中。这传统成为他日后作品中的意象与象征的源泉。阿斯图里亚斯并非个别的文学现象。由于印第安土著历史的佚失,拉丁美洲作家普遍地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探寻历史真相的责任感。探寻的进程扩展了作家的视野,增长着创新意识,使得拉美作家最少偏见,最富于艺术探索精神。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就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文学“爆炸”的代表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和何塞·多诺索等,面对尖锐、复杂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冷静思考,积极介入,勇于探索,创作出一大批风格独特、影响广泛的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等艺术流派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他们为阐明见解,总结经验,相互声援,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随笔。而在跨越文学“爆炸”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散文领域独树一帜、享有世界声誉的领军人物,当属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们写作时间的跨度之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散文的特性。

博尔赫斯的文学观念里并不看重文体的区分,地域的特色,他看重的是语言,语言背后的奥秘。从少年时代起,父亲的启蒙“让我明白了语言不仅

是交际工具,而且是神奇的象征和音乐”。他酷爱读书,博采东西方文化的精华,着迷于不合情理的词义变化,隐喻暗示的魅力,散发着迷宫气息的象征。中年以后,因眼疾渐至失明,想象的世界使他思维更加宽广。他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观念,试图表现和探索语言背后世界的多元、时空的交错、人生的迷茫、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他的散文和小说一样驳杂丰饶,表现新颖,犹如一条条智慧的河流,常起于平实,流向曲折迷离不可预测,至浪涛拍岸时,震撼读者的是思想的力量。帕斯曾准确地指出:“博尔赫斯同时为两个互相对立的神祇效劳,一个是朴素,一个是奇崛。他常把两者合而为一,收到令人难忘的效果:自然而不失于平淡,奇崛而不失于怪异。”他的文学成就得到了超越所有奖项的荣誉,被称为作家的作家。

帕斯出身于书香世家,以诗歌名世。他学识渊博,著作丰富,对东方文明了解颇深,曾从英文转译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的诗作,其评论文字见解透辟,气势磅礴,极其雄辩,富于批判精神。略萨称他为“西班牙语世界最后的知识泰斗”。他的散文代表作《孤独的迷宫》(1950)从分析“帕切克”(花衣墨西哥青年)现象入手,揭示了墨西哥人(抑或是全球性的)在现代化过程中成为精神孤儿的根由和出路,表现了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忧虑。1990年,由于他“视野开阔、充满激情的作品”“将拉美大陆史前文化、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为一体”,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抒写作家间肝胆相照的友情,是拉美散文最感人的部分。写作环境的艰苦,固然需要相互砥砺,相互扶持,在更广大的背景上,从第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就为之奋斗的拉丁美洲一体化的共同诉求,是他们相惜相重、心息相通的纽带。加西亚·马尔克斯给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一席话说得好:“我们大家在写同一本拉丁美洲小说:我写哥伦比亚的一章,你写墨西哥的一章,胡里奥·科塔萨尔写阿根廷的一章,何塞·多诺索写智利的一章,阿莱霍·卡彭铁尔写古巴的一章……”本书在编选中,亦将拉丁美洲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按国别,统一编目,以示尊重。

谢大光

2011年5月1日于津门

目 录 | indice |

序 prologo	谢大光 / 001
印卡王室述评 Comentarios Reales	〔秘鲁〕加西拉索 / 001
知识分子与工人——1905 年 5 月 1 日在面包工人联合会上的演说	
El intelectual y el obrero	〔秘鲁〕普拉达 / 009
三位英雄 Tres Héroes	〔古巴〕何塞·马蒂 / 016
鲁文·达里奥——致恩里克·戈麦斯·卡里略(巴黎)	Rubén Darío
	〔古巴〕卡萨尔 / 022
莱翁神甫的伞 Paraguas del padre Leon	〔哥伦比亚〕西尔瓦 / 027
黄金之歌 La canción del oro	〔尼加拉瓜〕达里奥 / 031
坚硬的荒原 La Pampa de Granito	〔乌拉圭〕罗多 / 036
树木是神圣的 ¡Los Árboles son Sagrados!	〔墨西哥〕塔伯拉达 / 040
镜子 El Espejo	〔智利〕普拉多 / 043
墨西哥素描 Croquis Mexicanos	〔智利〕米斯特拉尔 / 046
忆母亲 Recuerdos de la Madre Ausente	〔智利〕米斯特拉尔 / 052
微笑 La Sonrisa	〔墨西哥〕雷耶斯 / 056
阿拉丁的神灯 La Lámpara de Aladino	〔阿根廷〕卡普德维拉 / 058
艺术杂谈 Miscerálneas sobre el arte	〔秘鲁〕巴列霍 / 061
杰出的音乐家 Un músico ilustre	〔巴西〕安德拉德 / 065
现实与想象 La realidad y la imaginacion	〔秘鲁〕马利亚特吉 / 071
清凉的水罐 El cántaro fresco	〔乌拉圭〕胡安娜·伊瓦沃罗 / 075

- 危地马拉 Guatemala [危地马拉] 阿斯图里亚斯 / 086
- 长城和书 La gran muralla y el libro [阿根廷] 博尔赫斯 / 094
- 布满蓝色镜子的国度 El país lleno de espejos azules
[智利] 苏贝尔卡赛乌 / 101
- 归来的温馨 El olor del regreso [智利] 聂鲁达 / 105
- 布达佩斯 Budapest [古巴] 纪廉 / 111
- 我的自传 Autobiografía [古巴] 卡彭铁尔 / 115
- 迪巴科克日记 Diario de Tipacoque [哥伦比亚] 卡尔德龙 / 126
- 当外婆的艺术 A Arte de Ser Avó [巴西] 克罗斯 / 137
- 美洲的发现 El descubrimiento de América [阿根廷] 萨瓦托 / 141
- 大海中的男子汉 Homem no Mar [巴西] 布拉加 / 146
- 真正的骄傲 El verdadero orgullo [阿根廷] 科塔萨尔 / 149
- 窗外 Fuera de la ventana [墨西哥] 帕斯 / 155
- 悠远的记忆 In memoriam [墨西哥] 鲁尔福 / 161
- 一位作家的自述 La relación de un escritor [哥伦比亚] 贝尼托斯 / 168
- 加西亚·马尔克斯——梦中守夜 Garcia Marquez Vigilia en el sueño
[乌拉圭] 贝内德迪 / 175
- 影子 La sombra [智利] 多诺索 / 184
- 我没有写的那许多篇小说 El mar de mis cuentos perdidos
[哥伦比亚] 马尔克斯 / 189
- 千年的安魂曲 Requiem por un milenio [墨西哥] 富恩特斯 / 199
- 异国散记 Prosas apatridas [秘鲁] 里维罗 / 204
- 致一位青年小说家 Cartas a un joven novelista [秘鲁] 略萨 / 212
- 博尔赫斯在巴黎 Borges en Paris [秘鲁] 略萨 / 220
- 让美洲发现自己 Para que se descubra la América misma
[乌拉圭] 加莱亚诺 / 226
- 别了,博尔赫斯 Hasta siempre Borges [哥伦比亚] 查拉尔卡 / 230
- 我的回忆 Mis memorias [智利] 伊莎贝尔·阿连德 / 235
- 别了,曼哈顿 Adios a Manhattan [古巴] 阿雷纳斯 / 241
- 安第斯山进行曲 Marcha de los Andes [智利] 苏里达 / 245

〔秘鲁〕加西拉索

印卡王室迷评

Comentarios Reales

(节选)

科斯科的城堡和巨石

秘鲁的印卡诸王成就了许多建筑奇迹,有城堡、庙宇、王宫、花园、粮仓和道路以及其他非常出色的建筑物。现有的遗存说明了这一点,尽管现在从地基上很难看出当时建筑物的全貌。

在历代印卡王为表现其权力和尊严而下令营造的建筑物中,最为宏伟壮观的就是科斯科城的那座城堡。这座城堡规模之巨大、气魄之雄伟,足以使没有亲眼见过的人难以置信,即使有幸亲临目睹的人,在仔细观察之后,也会浮想联翩,甚至认为那是魔鬼用魔法而不是凡人建筑的。那么多巨大的石块,如砌成三道围墙的那些巨石(更确切说应是山岩),足以使人惊讶不已,想象不出印第安人是用什么方法从采石场切割下来的,因为他们当时根本没有铁制或钢制的切割工具。若要想象又是怎样运到施工地点的,则又是一大难题,因为当时他们既没有牛也不会制造车辆,即使有车,也承载不了如此重负,有牛也拉不动它。可见他们是全凭人力用粗大缆绳拖运的,而

且运石的必经之路也并非一马平川,而是崎岖陡峭的高山,上上下下也都依靠人力。许多建筑用料,是从十、十二甚至十五莱瓜^①以外运来的,其中特别有块石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山岩,印第安人把它叫作“赛库斯卡”(Saicusca),即“倦石”,因为未能把它运到建筑工地。现已知道,这块山岩是从城外十五莱瓜处运来的,还要越过尤凯河,这是一条比流经科尔多瓦的瓜达尔基维尔河^②略小一点的河流。石料的最近来源是穆伊纳,距科斯科五莱瓜。如果让我们的想象再进一步驰骋,试想一下印第安人是怎样把那些巨石堆砌得严丝合缝,几乎连刀刃都难以插进,恐怕永远也想象不出结果来。许多石块堆砌得那样准确严密,几乎连接缝也看不出来;而为了堆砌得如此严密,印第安人必须把一块巨石抬到另一块上面,再多次抬起放下地进行调整,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没有三角板,甚至也不懂得用尺子量一下,再把一块砌在另一块上面,看它是否与另一块严丝合缝。他们也不会制造吊车、滑轮或其他器具,无法借助它们把巨石吊上放下。正如尊敬的何塞·德阿科斯塔神父所说,那座城堡的巨石大得令人生畏——由于我对许多巨石都不知道它的确切尺寸,就想借用这位伟大人物的权威来形容一下。我曾给我的同学写信,询问那些巨石究竟有多大,他们也复信告诉我,但说得仍不像我希望的那么清楚准确,因为我想知道以巴拉为单位的尺寸,而他们告诉我的却是以西班牙寻为单位的尺寸。有兴趣的人不妨从著书人的见证来看看巨石的尺寸吧。因为那座建筑最为神奇绝妙之处,就是那些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巨石,为了把它们堆砌得现在这样严丝合缝,必须多次抬起放下,而这在当时是无法办到的事情,真想象不出印第安人是怎样不凭借任何帮助而仅凭双臂就办到的。请看,阿科斯塔神父在他著作的第六卷第十四章中写道:“印卡人修建的建筑物,如城堡、庙宇、道路、别墅等,数量很多,工程浩大,今天尚遗存的断垣残壁——如在科斯科、蒂亚瓜纳科、坦博以及其他地方看到的那些——就表明了这一点。在那些地方有大得惊人的巨石,无法想象是怎样切割下来、运到工地又安放在那里的。为完成根据印卡王命令在科斯科和王国其他地方兴建的这类工程,从王国各地征调了大批印第安

① 莱瓜:西班牙里程单位,合5 572.7米。

② 在西班牙南部,注入加的斯湾。

人。这些工程规模非常之大,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不使用灰浆,也没有铁制或钢制工具来切割和打磨石料,更没有机械和工具来运载石料。尽管如此,石料却打磨得如此平整精细,许多地方连石块之间的接缝也看不出来。本书已经说过,许多石块硕大惊人,如不亲眼目睹就难以置信。我在蒂亚瓜纳科丈量了一块巨石,结果长为三十八西班牙尺,宽十八西班牙尺,厚度约为六西班牙尺。在科斯科那座城堡的石砌城墙上,还有比这大得多的石块,而更为令人惊叹不已的是,我讲的这道围墙上的石块虽然切割得很不规则,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堆砌时也没有使用灰浆,但相互之间接合得非常严密,真可谓天衣无缝。在完成这项工程时必然动用了大量人力,而且极为辛苦,因为多数石块大小不一,表面也不平坦光滑,要使一块巨石同另一块严丝合缝地紧密相接,非经多次试验调整不可。”以上是逐字逐句引用德阿科斯塔神父大人的原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印第安人修建那座城堡时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艰辛劳动,因为他们无法借助于任何工具和机械。

根据那座建筑物所显示的情况看来,它确实给人以雄伟壮观和威严神奇之感,可见印卡诸王就是想通过它来表现他们的强大无比,修建它的目的就是使人感到惊讶钦佩,仅此而已。印卡诸王也想显示他们的工匠师傅和手工艺人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表现在石料加工上(西班牙人对此赞不绝口),同时也表现在粗石料的开采上,而在开采方面表现出的聪明才智,也毫不逊色于对石料的加工打磨。同时他们还想在城堡的设计上展现军事才华,在每处都筑有必要的设施,以抵御敌人侵袭。

城堡建筑在科斯科城北一座名叫萨克萨瓦曼的小山的山顶上。这座小山比较高,现在山坡上就有科斯科人居住,居住区向山下各个方向扩展,占地极广。小山面向科斯科城的一侧,相当陡峭,几乎成垂直状态,因此城堡非常安全,敌人无法从这一侧列队或用其他方法发起攻击,也没有地方可以布置火炮。当然,在西班牙人去那里之前,印第安人还不知道有火炮。由于山的那一侧非常安全,印卡人认为稍加设防就足够了,因此只筑了一道很厚的石墙。石墙的五個面都很平整,不是采用泥瓦匠所称的拱背形。石墙长达二百多西班牙寻,每一层的高度不尽一致,而同一层上的每块石料更是大小不同,但是都牢固地堆砌成一层。石块之间的四面接合非常严密、连灰浆

也抹不进去。印卡人的确没有用石灰和砂子来灌浆抹缝,因为他们还不会烧制石灰,但他们用当地一种粘性很强的红土制成泥浆,灌浆填缝,填平在打凿石料时留下的坑凹和破口。印卡人在这座围墙上显示了强大力量和高超技艺,因为它建造得坚厚雄浑,两面的工艺也很精美。

主要节日——太阳节,如何准备过节

“拉伊米”这个名称像基督教的圣诞节或盛大节日一样响亮。科斯科就是另一个罗马,在印卡诸王在城里隆重庆祝的四个节日中,最盛大的就是6月份为太阳庆祝的节日,称为“因蒂普·拉伊米”(Intip Raimi),意思是太阳诞辰盛典。也可单独地称为“拉伊米”,意思相同。“拉伊米”这个名词本义就是专门指这个日子,在过了6月夏至时庆祝。如果用这个名词称呼其他节日,则属于借用。

庆祝太阳节是为了表明,承认和崇拜太阳是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全能之神,他用自己的光辉和美德抚育和维护着天下万物。

庆祝太阳节也是为了表明,承认太阳是第一代印卡王曼科·卡帕克和王后玛玛·奥克略·瓦科、所有国王及其所有子女和后裔的理所当然的父亲,这些人都是他派到地上来为宇宙众生造福的。正如他们所说,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个节日极其隆重。

整个帝国所有已经退休和不在现役的主要将领和所有百姓领主——酋长,全都参加节日庆典。这倒不是他们迫于规定不得不参加,而是自己乐于参加如此隆重的节日盛典,因为这本身就包含着对太阳神的崇拜之情和对印卡国王的尊敬之意,所以没有人不去参加。如果哪位酋长或因年事已高,或因身患疾病,或因肩负勤王重任,或因路途过于遥远而不能前往,也都派遣自己的儿子或兄弟,在最高贵亲属的陪同下代表他们去参加。印卡王只要不是因在外征战或巡视全国而不能脱身,也必然是御驾亲临。

帝国由王室血统的人充任最高祭司,因为最高祭司必须是父母的合法儿子、印卡王的兄弟或叔伯。但这是专门为太阳庆祝的节日,必须由太阳的长子——国王亲自主持仪式。

酋长们来时尽量穿上他们所能有的华丽服装。有的身着镶金缀银的服

装,头饰上戴着金银花环。

有的打扮得与大力神一模一样,身披狮子皮,头顶狮子头,因为这些人自称是一头狮子的后代。

有的打扮得浑如天使一般,身上插着一种飞禽的大翅膀(这种飞禽称为“昆图尔”,羽毛黑白相间,体形硕大,西班牙人捕杀的许多“昆图尔”,其两翼顶端的距离有十四至十五西班牙尺),因为这些人以源于一只“昆图尔”和是它的后代为荣。

有的故意画上脸谱,而且尽量把那形象涂抹得令人厌恶,这是云卡人。他们走进节日广场时,作出或疯、或傻、或痴、或呆的表情和怪样;同时每人手中各执自己的乐器或其他器物,如笛子、不谐音的鼓和小块兽皮等,借此显乖露丑,大出洋相。

还有些酋长举着他们设计的形形色色的族徽。每个部族都携带着自己作战时用的武器:有的带弓箭,有的带长矛、标枪、长箭、大锤、投石器、作战时单手使用的短柄大斧和双手使用的长柄大斧。

他们还携带着表现自己在效命太阳神和印卡王时建树丰功伟绩的图画;还携带着大鼓大号,并由许多乐师专门演奏。总而言之,每个部族都尽其所能使仪仗严整,每个人都打扮得器宇轩昂,力图胜过邻居和邻界的部族,甚至可能的话胜过所有人。

在准备迎接太阳节时,所有人一律严格斋戒,三天之内不进餐,只吃一点生的白玉米、几棵称为“丘卡姆”(chúcam)的野菜,喝几口白水。整个斋戒期间,全城不起炊火,丈夫不与妻子同房。

斋戒过后、节日前夜,主管祭祀的印卡王族祭司便行动起来,准备用做牺牲的“绵羊”和雄“羊羔”,要献给太阳的食品、酒以及其他祭物。这些东西都要按照前来参加庆典的人数准备,因为这些供品各部族全都有份,不仅是酋长和使者,即使他们的亲属、百姓和仆人都都可分享。

那天夜里,太阳的妻子动手磨出大量玉米面渣,称为“桑库”(sancu),还要赶制成像一般苹果大小的圆形面食。需要说明,只有在这个节日和称为“西图阿”(Citua)的另一个节日时,印第安人才用粮食磨成面粉,做成这种面食吃,而且不是整顿饭都吃,只是在开始时吃上两三口。他们通常吃的饭

prosas clásicas de América Latina

不是面食,而是烤熟或煮熟的玉米粒。

用来做这种面食的面粉,主要是供印卡王和王室血统的人享用,磨面和和面的事都由太阳的妻子——贞女来做。这次庆典的其他菜肴也由她们烹制。这次宴会与其说是太阳的儿子招待太阳,不如说是太阳招待自己的儿子,所以由身为太阳妻子的贞女们负责烹调。

另有一大批妇女专门为其他一般人制作面食和准备饭菜。虽然这种面食是为一般人做的,但一年之内都不准吃,只在这次节中之节的庆典时才能吃上一次,因此被视为圣物,所以做时格外精心,至少面粉必须由处女磨制。

鹦鹉的种类和学舌本领

安蒂斯山区有鹦鹉,它们种类很多:大的、中等的、小的、“袖珍的”和特微小的都有。特小的那种比百灵鸟还小,而大的则像大个的游隼。有的鹦鹉全身羽毛是一种颜色,有些是两种颜色:绿色和黄色或者绿色和红色;还有些则是多种不同的颜色,特别是西班牙人称之为“瓜卡马亚”(赤鸚鵡)的大鹦鹉,可谓五光十色、斑斓多姿。这种大鹦鹉尾羽修长,而且很美,印第安人视为珍贵之物,用来在节日活动中装饰打扮自己。也正是因为这种羽毛非常艳丽,颇负盛名的乔万尼·薄伽丘^①在他那部趣味横生的小说《洋葱头》中写过它。西班牙人为大小不一的鹦鹉取了不同的名字:特小的叫做“佩里基略”,稍大一些的叫“卡塔尔尼利亚”,更大一些也更会学舌的叫“洛罗”。最大的那种叫“瓜卡马亚”,最不善于学舌,而且几乎从不说话,只是因其羽毛漂亮、色泽艳丽,可供观赏。这几种不同的鹦鹉已经被带到西班牙,用笼子饲养,听它们学舌取乐。另外还有几种,但未被带到西班牙,可能是因为它们比较笨拙。1554到1555年间,波托西有一只嘴巴乖巧的“洛罗”鹦鹉,每当男女印第安人沿街而过,它就按照人家所属省份或部族的名称准确无误地叫喊:科利亚人、云卡人、瓦伊鲁人、克丘亚人,等等,因为从印卡帝国时期起,印第安人为了互相区别就佩戴不同的头饰,这只鹦鹉会辨认出来。有一天,一位漂亮的印第安妇女从鹦鹉所在的那条街道经过,随身带着三四

^①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诗人、作家。人文主义的重要代表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其代表作有《十日谈》等。

名女仆,极力装出王室血统“帕莉娅”那种贵妇人的派头。鹦鹉见到后哈哈大笑,随口叫道:“瓦伊鲁人!瓦伊鲁人!瓦伊鲁人!”那是一个名声不佳、颇为人们看不起的部族。那位妇女羞愧难当,很难为情地穿过面前的人群(因为总有许多印第安人在鹦鹉周围听它学舌)。当她走近鹦鹉时,向它啐了一口痰并骂它“苏派”——即魔鬼的意思。在场的印第安人也都叫她“瓦伊鲁人”,虽说她乔装成帕莉娅,但他们都知道她的底细。几年前在塞维利亚的卡尔德弗兰科斯也有一只鹦鹉,当它看到一位不称职的医生经过时,就说了一大串侮辱性的话,迫使医生告了鹦鹉一状。司法部门下令鹦鹉的主人不得把鸟放到街上,否则就把它交给受辱的人。印第安人把所有的鹦鹉统称为“乌里图”(uritu),即鹦鹉的意思。由于鹦鹉喜欢成群结队行动,飞起来叫声嘈杂,令人心烦气恼,印第安人俗语中就把那些喋喋不休令人生厌的人称为“乌里图”。就像杰出的诗人阿里奥斯托^①在其诗作第二十五章中所说的“少知多言”那样,对这种人,印第安人切中要害地对他们说:“快闭嘴吧,鹦鹉!”鹦鹉最喜欢吃玉米。在整个秘鲁的平原地区,到了玉米成熟的季节,鹦鹉就飞出安蒂斯山区觅食,毁坏大量玉米。它们在高空中劲飞翱翔。赤鸛因笨拙不灵、个大体重,不离开安蒂斯山区。前面说过,鹦鹉喜欢成群结队地行动,但每一种类均分别行动,不与其他种类混杂。

白凤森 杨衍永 译

Inca Garcilazo de la Vega

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1539—1616) 美洲第一位印欧混血的散文家。出生在秘鲁原印卡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城。父亲是西班牙派往秘鲁的征服者、军事统领塞巴斯迪安·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母亲是

^①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作家,代表作为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罗兰》。加西拉索在文内提及的诗作,估计指《疯狂的罗兰》。

印卡国王瓦尔巴·杜巴克的女儿伊萨贝尔·钦帕·奥克略公主。少年和青年的大部分时间,他生活在印卡贵族当中,深受印卡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1560年,前往西班牙读书并料理父亲的遗产。曾参加过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山区消灭摩尔人残余武装的战斗。后随军驻防意大利,有机会接触文艺复兴的灿烂成果。退伍返回西班牙,退隐到修道院从事文化研究工作。1590年翻译犹太哲学家莱昂·希布雷奥的《爱情谈话录》。随后撰写美洲历史《印卡的佛罗里达》(又名《埃尔南多·德·索托总督的历史》),于1605年正式出版。

《印卡王室述评》分为上、下两部;第一部出版于1609年,第二部在作者去世后第二年(1617)出版。作者比较完整和生动地记录了自己民族的历史、社会状况,为继承和保存印卡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印卡王室述评》是两种文化碰撞和融和的产物,为一种新文化——拉丁美洲文化——的诞生播下了宝贵的种子。